



弃之璞，得之玉。你我的初见，就是在人群中，一眼即是命中注定！

相玉 不如 相遇

Xiangyu Buru Xiangyu

云相逐——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科技出版社



相玉 不如 相遇

Xiangyu Buru Xiangyu

云相逐——著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科技出版社
· 昆 明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相玉不如相遇 / 云相逐著. -- 昆明: 云南科技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416-8685-6

I. ①相… II. ①云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9961 号

责任编辑: 杨旭恒

唐坤红

李凌雁

书籍设计: 润 水

责任印制: 翟 苑

责任校对: 叶水金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
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: 650034)

昆明卓林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6 字数: 150 千字

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2.00 元





相玉不如相遇

Xiangyu Buri Xiangyu

第一章 随行 2

第二章 北京往事 30

第三章 不远万里 6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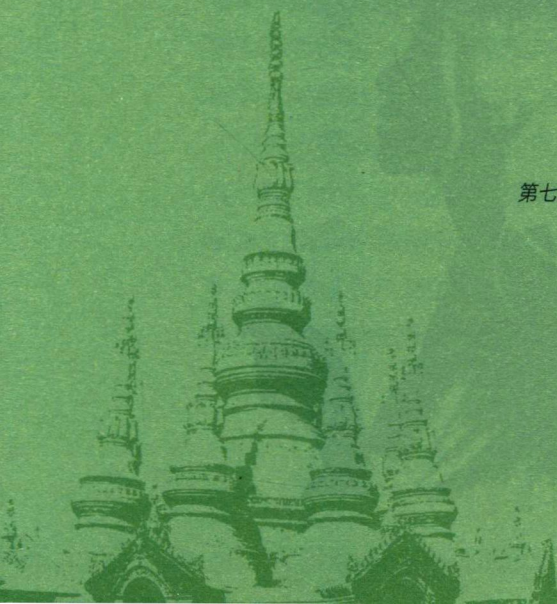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章 半场风月 93

第五章 深藏此山 123

第六章 玉见岁月 156

第七章 彩云边城 195

第八章 不虚此行 233



我喜欢那样的梦

在梦里，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

一切都可以慢慢解释

心里甚至还能感觉到，所有被浪费的时光

竟然都能重回时的狂喜和感激。

——席慕蓉《初相遇》

第一章 随 行



一抹月光洒在男子的脸庞上，他微微一笑，赶走了一寸寸夜的黑。轻轻地转动着手上的翡翠珠，相连的玉珠之间发出清爽而细微的触碰声。水色在月华下晃动，那色泽如洱海般澄澈，如苍山般青翠。他在思考着什么，凝视着我散乱在下关风中的长发，脱下手串，为我将长发挽起。风越来越大，如此美的手串顺着我的直发落下，真担心这件珍宝即将碎落在青石板上！我一个转身一伸手就奇迹般地接住了，接住了再回望，他的笑容模糊了，人也消失不见……

梦的结尾打开了我的触觉。还没有睁开眼睛，我就感受到一束阳光在我的脸上徘徊良久——这是新一天的清晨。

头顶还有些许沉重，不愿意睁开眼，只想感受着客栈房

间里新一天的气息。我深呼吸，一股一夜未散尽的酒气夹杂着被褥在阳光照射下的淡淡气味。感受不到他还在这间房间里，他的气息只在我从酒醉到酒醒的全程记忆中。

记忆停留在那种如梦似幻的气息中。他怀中带着略微的酒气夹杂着一股特有的阳刚之气，这种气息透着温存、善意和安全感。我有一瞬间感觉到，他是一块玉石，排除了所有的俗念，不为索取和占有，只在守护。这份平静和沉稳，让我安然入睡。

现在，已经清醒来的我全身心放轻松躺在床上，用手挡住照射进来的阳光，自顾自地道了声“早”，没有回话。我没有失落。

反而觉得收获到了一个怜香惜玉的心上人，并为此而沉浸在久违的幸福里。充满欲望的酒精作用下，他的理智，让我们彼此没有沉沦。真的怜香惜玉，就不是破坏这一份冰清玉洁。

“……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……”我默念着这几句，又忐忑起来。毕竟，如果真的有爱或者喜欢的意思，他才是诗歌里吟诵的君子。若情不在此，只能说是个无心的生命过客。我不想仔细思量，只是想着怎么在梳洗一番后去另外一个房间和他道一声“早上好”。然后，想和他说一些

不知道怎么开口的话。或者，就单纯说早安吧。

洁白的裙子、洁白的被子在阳光散射下，那么刺眼，突然，触手的冰凉，打断了我所有的思绪。

在枕边的白色之间，一串碧绿欲滴的翡翠手串显得尤其明丽。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它的主人昨天不小心遗落的吗？我好奇地拾起这手串，翻爬起身。手串还是我初见他时，戴在他手腕上的样子——串珠正圆形，粒粒圆润饱满，水色和碧绿交织，每一颗都透着夺人心魄的美。就算它拥有不菲的价值、罕见的质地，可是它在我手掌心，已然是流在心田的一泓清泉。

它的主人，就是他，那个七十二小时前与我相遇、谈心的那个男人。

当我带着疑问走到他的房间，已经有服务员正在打扫卫生。他退房走了，莫名的空寂，由内而外。我急忙寻遍客栈的走廊、过道，还是不见他的踪影。

是什么原因，使他走得如此轻易而匆忙？

不知道为何，我随着时间的拉长而紧张起来，手心这一股凉意已经不足以缓解我的情绪。

手串在我手中沉重起来。它不是正式送给我的东西，它的主人是否不辞而别？这么珍贵的手串，怎么如此轻易就落下？

这是送我的定情信物吗？我还记得昨天那情不自禁的一吻，唇齿间的润泽和柔情交织了几秒。留在脸上的热度到现在都没有褪去。

这么明显的位置不像是遗忘，莫非是赠予？他这是不辞而别。人间最珍贵不过玉洁冰清的情缘，本来就不能预计能坚持多久的爱，就只能让时间凝结于此——这是他昨天发在微博的话。

不知道在我安然入梦后，最后离开房间时，他是否明白我的倾心以付。他连身份、从事什么职业……都没有提起过。可是回忆到他眼中的真诚，回顾短暂相处的感觉，还记得他说过的话语，举手投足的气度，或幽默，或深沉，或安静，都是如玉般温润。

这短暂的时间里，我们没有透露彼此的名字，彼此的身份，就是带着纯净的心，凭缘而结交，随性、随心。

理应问清楚——带着关于这短暂的“一见钟情”的疑惑，我总是要弄清楚的。至少，把这个手串还给他。

我打开手机，找到最新关注的名叫“鸣珂”的微博ID——这也是唯一与他联系的方式了吧。

他的头像是一张唯美的玉石手串图片，正是我手上这一串。我点开了微博私信，心想，他看到一定会回答的。

“你在哪里呢？”

“收到请回答。”

生怕他看不到私信，我在评论区也留了言。

我接着又发了很多条语音——“鸣珂，你在哪里？”“收到就快回复我好吗？”

私信和评论都留言了，看到他没有在线、近两天没有再发新的微博内容。

等着他回复的过程将很漫长，网络世界的消息传递并不是即时的。此时，看着“鸣珂”二字，昨夜梦中细微轻巧而又清脆悦耳的玉石之声又在耳畔回响。握着手串，珠玉之声就在我手中沉吟。可是他的主人“鸣珂”，又在何处？



客栈名为“风花雪月”，正是这个充满了浪漫的名字吸引了我，还没有来大理古城就先定下来了住在这里，感受传说中美丽的大理。

与其说是客栈，不如说是私家花园，建筑是典型的大理白族民居，是三方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的白族院落。院子里种着的是大理山茶，经过时候，看着一团团的粉色格外赏心

悦目，随风飘来的清雅香气更使人心旷神怡，顿时一阵清新。

我继续打听手串的主人，心想，前台一定登记了他的个人信息。

前台的服务员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，我入住这天和昨晚看见她在值班，还知道她的名字带有“春”和“花”。走近看她的胸牌，上面写的是“赵银花”。莫非过去就是一场梦，把我迷得那么深。

银花大眼睛透出几分天真烂漫，用大理这边的方言和我打招呼：“金花，早，有哪样要帮忙的？”她漆黑的眼珠一转，用生涩的普通话又说了一遍：“金花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当地称姑娘叫“金花”。

“早啊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可以吗？”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决定问问。

“是住在这里的客人吗？只要是我见过的，都说嘛。”银花爽朗、纯粹让人觉得很舒服。

“就是昨天……你看到昨天送我回来的那个男人了吗？他的房间好像是雪月苑楼梯边的第二间，我没注意房间号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你们难道不是一起的？”银花一边说话，一边开始翻阅着记录住宿的信息本。

“不是，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就想问问，你早上有没

有见到他。”

“你们一起出去喝酒聊天，居然不知道对方名字……这个，这个……挺有意思。”银花嘴角浮起一丝调皮的笑意。我瞬间红了脸，她礼貌地笑了笑，继续说道：“很正常，我们大理就是风花雪月的地方嘛。”

“没有……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们很纯粹的……”我认真地说。

银花一副“我懂的”的表情，我却也没有不好意思，等着她继续回想。

“雪月苑……雪月苑……”银花突然大眼一亮，“那个阿鹏哥啊。”

“应该就是他，你再想想。”我以为银花和他很熟，名字叫阿鹏哥，“你认识的？知道他去了哪里对吧？”

只听她继续道：“哦，您误会了……‘阿鹏哥’这个称呼就像我们说的‘金花’一样……我对他印象很深啊，他的气质特别呢，一看就是特别好的人。今天很早时候，他交了房门钥匙就走了。”

银花合上了册子，好像回答完问题，没有什么别的信息。我着急道：“请你再帮我看，他退房，你知道他的信息吧。”

“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隐瞒。”银花的眼睛里都是歉意：“那个阿鹏哥他是我们老板的好兄弟，房间也是老板吩咐好留给他

的，我只知道他姓石。他也没透露去向或者说其他的。”

“那……能否问问贵店的老板？”我虽然有一阵失落，可还是愿意穷追不舍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啦！老板去国外度蜜月了，我们也不方便联系。”银花面露难色。

“没关系的，这是看缘分的事情。”

既然没有任何头绪，我也不再追问什么了，失落的心还是没有被拾起。真的就只有等待。或许他是办事去了，万一又会回来呢，回来找我，或者找这串珍贵的手串。

“缘分？也对。”银花笑着说，“你这么远来到云南，一定会再有缘分遇到想见的阿鹏哥。”

“借你吉言……”我的心开始有点空白，对“缘分”半信半疑，我想起既然是老板的朋友，那这也算是他在大理的落脚点吧。

“他有东西落在我这儿了。如果他回来，有劳你们给我打个电话。或者麻烦告诉他，尽快上微博联系我。”

“好的，这个可以有。”银花拿给我一张便笺纸和一支笔，没有再问什么，客人来来往往的在他们看来已经是很平常的事。

“等等，还可以醒目一点。”热心的银花告诉我，可以把我的想法写在黑板上。背后的黑板上点缀看上去很前卫，还贴着一些文艺的明信片和风景照。我们商量之后，打算写

个类似“寻人启事”，决定就写：“石先生，琳琅找你，看到请联系风花雪月前台。”



“琳琅”是我的网名，也算是我的本名。

在七十二小时时间，我们就称呼对方网名。他说过：“琳琅美玉，是他毕生追求的美。”那么他会记得这个名字的吧，就像我会记得“鸣珂”。

我拨弄这珠玉，它们发出细碎的声音，玉在低吟，仿佛在呼唤着它的主人。放弃了很多东西踏入云南，真不想再放弃了，我不能放弃寻找这个人。

排除了情感因素，理性告诉我，毕竟不知道他的姓名身份，无法把东西交给警局。这么贵重的手串寄存在客栈也会不安全，万一遗失在自己手上就会引起麻烦。

开始一个人四处走走，参观着这座庄园，风吹来，夹杂淡雅清香，配合眼前满园的美景如画，空洞的感觉和多重的疑问却没有休止。

我没有感到害怕，似乎来到云南后放松了心情，变得无所畏惧。

一个在路上的人，一个人在路上。

压抑心间的石头暂时放下了，又来了一串玉石牵动着心。我一个人带着这串翡翠珠，云南的蓝天白云之下，他的主人走向了何处？

“……我一个人吃饭旅行 / 到处走走停停 / 也一个人看书写信 / 自己对话谈心 / 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 / 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 / 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……”

我一个人听这首《叶子》，心中的失落也随着音乐一起挥洒，把手串戴在手上，当作是暂时的寄存。心，就像叶子在飘摇着，看天空中形态奇异的云。我看不清楚接下来的路，也不知道如何寻找。玉是谜，它的主人更是谜，翡翠珠串连着他的主人，成了我心里的负担。

而我，依旧一个人。



又回到起点，前台。盼望着他遗落什么更重要的东西，巴望着在门口遇到碰巧回来的他。

“就是这个姐姐！”银花的声音入耳。

我走过去，第一眼看到的是小黑板上银花写的幼稚体手